

傳法正宗論卷上

卷九

宋藤州東山沙門釋契嵩著

第一篇

隋唐來達磨之宗大勸而義學者疑之頗執付法藏傳以相發難謂傳所列但二十四世至師子祖而已矣以達磨所承者非正出於師子尊者其所謂二十八祖者蓋後之人曲說禪者或引寶林傳證之然寶林亦禪者之書而難家益不取如此吹噓雖累世無以驗正吾嘗病之因探二傳竊欲質其是非及觀所謂付法藏傳者蓋作於後魏出乎真君毀佛之後梵僧吉迦夜所譯視其各傳品目而祖代若有次第及考其文則師資授受與其所出國土姓氏殊無本末其稍詳者乃其族採於三藏諸部非其素爾也大凡欲為書序人世數前後必以其祖禰父子親相承襲為之効又其人姓族州土與其事之所以然皆不失端倪使後世取信乃謂之史傳今其書則謂之傳其事則不詳若其序彌遮迦多佛陀難提比羅長老至于婆修槃陀摩拏羅鶴

勒那夜奢與師子羅漢者七祖師皆無其師弟子親相付受之義而佛陀難提鶴勒那與師子三祖最闕前傳既不見所授而後之傳但曰次付次有復有某比丘云云付受果不分明詳備又何足為之傳而示信於後世耶其傳師子比丘謂罽賓國王邪見因以利劍斬之頭中無血唯乳流出相付法人於此便絕吾謂此說大不然也嘗試評之如其為迦葉傳曰佛垂滅度告大迦葉云我將涅槃以此深法用囑累汝汝當於後敬順我意廣宣流布無令斷絕然則後世者既承佛而為之祖可令其法絕乎又掬多傳謂其意欲涅槃特以提多迦未誕待其生付法方化其傳迦那提婆謂以法勝外道遂為外道弟子所害提婆乃忍死說其風報以法付羅睺羅方絕今師子既如掬多提婆為之祖豈獨便死而不顧法耶夫承如來作出世之大祖非聖人不可預焉今師子預之是必聖人也安有聖人而不知死於風報知其死又奚肯不預命而正傳其法使之相襲為後世之師祖邪縱

其傳法相承之緣止此聖人亦嘗預知以告其絕苟不知其死而失傳失告又何足列於祖而傳之手與之作傳固宜思之假令梵素爾自可疑之當留其闕以待來者烏得信筆遽為是說起後世諍端以屈先聖可不懼乎傳燈錄曰昔唐河南尹李常者嘗得三祖璨師舍利一日飯沙門落之因問西域三藏僧徒那曰天竺禪門祖師幾何徒那曰自大迦葉至手般若多羅凡有二十七祖若叙師子尊者傍出達磨達之四世自二十二人總有四十九祖若自七佛至此璨大師不括橫枝凡三十七世常復問席間者德曰余嘗視祖圖或引五十餘祖至于支派差殊宗族不定或但空有其名者此何以驗之適有六祖弟子號智本禪師者對曰此因後魏毀教其時有僧曇曜於倉黃中單錄乎諸祖名目持之亡於山野會文成帝復教前後更三十年當孝文帝之世曇曜遂進為僧統乃出其所錄諸沙門因之為書命曰付法藏傳付法藏傳亦云曇曜其所差逸不備蓋自曇曜逃難已來而

致然也以吾前之所指其無本末者驗今者
本之說誠類採拾殘墜所成之書又其品目
曰某付某果所謂單錄非其元全本者也若
寶林傳者雖其文字鄙俗序致煩亂不類學
者著書然其事有本末世數名氏亦有所以
雖欲竊取之及原其所由或指世書則時所
無有或指釋部又非藏經目錄所存雖有稍
合藏中之云者亦非他宗之為余常疑其無
證不敢輒論會於南屏藏中適得古書號出
三藏記者凡十有五卷乃梁高僧僧祐之所
為也其篇曰薩婆多部相承傳目錄記祐自
序其端云唯薩婆多部偏行於齊土蓋源起
天竺流化屬賓前聖後賢重明疊耀自大迦
葉至乎達磨多羅凡歷二卷總百餘名從而
推之有曰婆羅多羅者與乎二十五祖婆舍
斯多之別名同也其義見於本傳有曰弗若密多者
與乎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同名也有曰不
若多羅者與乎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同名其
也有曰達磨多羅者與乎二十八祖菩提達
摩法俗合名同也其義見於本傳其他相同者若曰

拘多掘或上字同而下異或下字異而上同
或本名反而別名合者如商那和脩曰舍那
婆斯之類是也此蓋前後所譯梵僧其方言
各異而然也唯婆舍而下四祖師其同之尤
詳其第一卷目錄所列凡五十三人而此四
祖最相聯屬而達磨處其末此似示其最後
世之付受者也其所列員數之多者蓋祐公
前後所得諸家之目錄不較其同異一皆書
之雜以阿難師子尊者所傍出諸徒故其繁
也如祐序曰先傳同異並錄以廣闡後賢未
絕製傳以補闕然其大略與寶林傳傳燈錄
同也若祐公者以德高當時推為律師學而
有識而人至于今稱之然其人長於齊而老
於梁所聞必詳今其為書亦可信矣以之驗
師子比丘雖死而其法果有所傳婆舍而下
四祖其相承不謬不亦大明乎傳燈所載誠
有據也嗚呼祐之書存于大藏周天下其幾
百年也而未始得其所發將古人之不見乎
而至人之德其晦明亦有數耶然吾考始譯
斯事者前傳皆曰初由中天竺國沙門號支

疆梁樓嘗往屬賓國於其國之象白山會達
磨達比丘其人老壽出於常數乃師子祖傍
出之徒支疆因以師子之後其法與衰問之
達磨達曰如來之法傳大迦葉以至吾師子
大師然吾師知自必遇害未死預以法正付
我同學南天竺沙門婆舍斯多亦名婆羅多
那寶林傳云北天竺則呼為婆羅多羅與復
三藏記並同此云多那蓋譯有楚夏耳
彼支疆曰然我識其人也支疆遂以前魏陳
留王曹奐之世至于洛邑初館白馬寺時魏
室方危奐憂之數從問其興亡支疆皆以隱
語答之因會沙門曇諦康僧鎧輩譯出衆經
及諸祖付受事跡傳于中國以此驗知中國
先有祖事非權與於付法藏傳耳然支疆譯
出其事至乎拓跋燾誅沙門歷百九十餘年
矣而支疆之說固已傳於世也吾料其百九
十餘年之間必復有傳其事而東來者祖數
益添已不止於二十五世矣但不辯其傳來
何人耳吾近以禪經驗當
祖數必矣蓋吉迦夜曇曜當
其毀教之後資舊本先為其書雜衆經以其

國勢揚之其時縱有私傳其事者固不如曇曜所發之顯著也後之人不能尋其所以徒見其不存於藏中即謂曲說又後世天下數更治亂雖復得之者或南北相絕或歲月益遠其書既素無題目或譯人之名亦亡以之爲書者復文詞鄙俚飾說過當故令學者愈不信之又云有罽賓沙門那連耶舍者以東魏孝靜之世至鄴而專務翻譯及高氏更魏稱齊乃益翻衆經初與處士萬天懿譯出尊勝菩薩無量門陀羅尼經因謂天懿曰西土二十七祖亦尊此經復指達磨其所承於般若多羅謂此土繼其後者法當大傳乃以識記之復出已譯祖事與天懿正之而揚銜之名系集亦云耶舍嘗會此東僧曇啓者于西天竺共譯祖事爲漢文譯成而耶舍先持之東來然與支疆之所譯者未嘗異也夫自七佛至乎二十五祖婆舍斯多者其出於支疆之所譯也益至乎二十七祖與二十八祖達磨多羅西域傳授之事迹者蓋出於耶舍之所譯也推寶林傳燈二書至於曇曜其始單

錄之者其本皆承述於支疆耶舍二家之說也但後世人人筆削異耳曰支疆何以得如此之詳耶曰支疆中天竺人也其去師子尊者之世至近而相見婆舍斯多又得與達磨達論之故其所知倫也若出三藏記者蓋別得其傳於齊梁之間耳僧祐曰薩婆多部源起於天竺而流化於罽賓罽賓國者蓋師子祖所化之地亦其遇害于此祐之言詳也又曰此部偏行於齊土者祐齊人也是必西人先達磨東來而傳之於齊祐於其國遂得之爲書但亡其譯人之名耳不然則祐何從而傳耶苟謂震旦禪者爲之而祐之時何嘗稍有達磨之徒耶又何出乎薩婆多部而律者書之乎大凡辯事必以理推必以迹驗而然後議其當否反是雖有神明如著龜將如之何昔神清譏禪者續九迺曰達磨聞其二弟子被秦人擯之廬山乃自來梁梁既不信以望氣遂之于魏因引師子尊者死時當此齊世而達磨遣二弟子適屬乎晉遂以其年代相違而折之夫師子之死也乃當前魏廢帝齊王

之世以甲歷計之當在丁卯齊王者亦魏王曹芳所封之號也清輒以爲後之南齊在清之補其所謂被擯於秦人者蓋佛跋陀也跋陀誠達磨法門之猶子也謂聞其被擯遂自來梁夫祖師所來乃順大因緣以傳佛心印宣獨以二弟子被擯而至耶此言非理清安可輒取以資其相非然斯不足裁也若清曰但祖師之門天下歸仁焉禪德自高寧俟傳法然後始爲宗教者歟清之言苟簡也昔如來將化謂大迦葉曰吾以正法眼付囑於汝汝宜傳之勿使斷絕然則大聖人欲其以正法相承自我爲萬世之宗以正衆證以別異道非小事也今日寧俟傳法以爲宗教豈吾徒之謂乎而必執付法藏傳以辯二十八祖者謂後世之曲說又不能曉達磨多羅是其法俗合名以謂非今菩提達磨者何其未之思也夫讀書不能辯其道之真僞究其事之本末曷異乎市人鬻書雖更萬卷何益其所知清自謂能著書發明而學也如是之不詳豈謂高識乎若寶林傳其所載諸祖之傳受

相承名氏異同與其所出之國土者大體與他書同果是也吾有取焉但其枝細他緣張皇過當或煩重事理相反或錯悞舛舛殆不可按是必所承西僧泛傳不審而傳之者不能裁之吾適略而不取也亦禪者朴略學

識不臻乃輒文之迂踈倒錯累乎先聖真迹不盡信於世其雖欲張之而反更弛之夫著書以垂法於無窮固亦聖賢之盛事也安可妄為後世之徒好欲自名竊取古人之物而競為其說如此者何限吾常為之太息雖不能高文慷慨皆欲剗衆煩雜使大聖人之道廓然也適以禪律諸家之書探其事實修而正之其理不當而其言冗偽者則削之其舊雖見而不甚備者則採其所遺以廣之斷自釋迦如來至此第六祖大鑑禪師總三十四

聖者如來則為之表次聖則為之傳及大鑑之後法既廣傳則為分家略傳諸祖或橫出其徒者則為旁出傳其人有論議正宗得其實者則為之宗證傳與其前後所著之論凡四十餘篇并其祖圖勒為十二卷命曰傳法

正宗記

第二篇 此篇并後卷二篇是續作

余昔引出三藏記所載四祖師者以質付法藏傳之謬遂為書迄今七年矣然出三藏記所錄者槩見耳猶恐其未能斷天下之苟諍

適睹禪經及修行地不淨觀經序而傳法眾聖果二十八祖備矣婆舍斯多而下四祖師其名昭然若揭日月僧祐所錄誠有根本而吉迦夜闕傳益不足考也學者相黨其訛訛亦可息矣夫禪經者蓋出於菩提達磨而佛

默跋陀羅所譯廬山慧遠法師序之 本經其出遠名進出三藏記見之最詳也 不淨觀經其序亦宋僧慧

觀之所著達磨者如來直下之相承者也佛默跋陀羅乃佛大先之弟子而達磨法門之猶子也慧遠法師蓋承於佛默跋陀羅又跋陀之弟子者也其所說其祖與宗固宜詳

而倫之也禪經曰佛滅度後尊者大迦葉尊者阿難尊者末田地尊者舍那婆斯 此即商那和修也尊者優波崛多也尊者婆須密尊者僧伽又靈隱藏經於僧伽下寫為又字初即取其又字之義後見他處經寫曰僧伽羅又乃

省前又字誤耳然僧伽羅又即吾宗師子尊者摩拏羅 吾嘗辯此當是稱二十五祖者祖又承二十四祖師子其相繼未嘗絕也今其經本或云達磨多羅蓋後世傳寫之誤也若達磨多羅即是其說經之人乃不若多羅傳法之弟子也豈有弟子說法而先於其師自稱尊者邪寫為達磨多羅者亦字與婆羅多羅相近故 古德亦有辯此謂是摩拏羅

且從先德耳 乃至尊者不若密多羅 但多羅字與傳燈錄諸持法者以此慧燈次第傳授我今如其所聞而說是義若夫禪經所稱尊者大迦葉者此吾正宗之第一祖者也其曰乃至尊者不若密多羅者此吾正宗之第二十七

祖者也與其弟子說經之者達磨多羅者乃吾正宗之第二十八祖者也以寶林傳燈眾說所謂二十八祖者相與較其名數未曾差也禪經不以其次第而一一稱乎諸祖之名者必當時欲專說法略之而然也但示其首

末之人則餘祖 特九 在乎其中可知也修行地不淨觀經序曰傳此法至罽賓 罽賓即師子祖所化之國也 轉至富若密多 即不知富若密多亦盡諸漏具足六通後至其弟子富若羅 即般若 亦得應真此二人於罽賓中為第一教首 按寶林傳燈云

此二尊者感化東天竺南天竺此云為屬實
 教首必屬實僧徒推仰其人為承法之宗旨
 也或恐二人亦嘗來往蜀笮國也富若蜜多去世已五十餘
 年弟子去世二十餘年慧觀此二人同終於宋今
 慧觀經序推其承法宗祖與跋陀盧山所譯
 並同但其經題目轉異又推富若蜜多富若
 羅二祖師入滅之年與寶林傳燈二書前後
 相差詳此或慧觀於跋陀之後重詳其經之
 文而自序之或承其法傳謂富若羅入滅遂
 以書之或寶林慧觀所聞於西僧者其部類
 宗計各不同或五竺法傳不的或傳至此土
 年代除遠重經滅教而傳寫者誤致其差舛
 耶但取其承法宗祖真正入滅之年雖稍差
 亦不甚妨如眾家說佛生日不等豈可便謂
 非吾佛也按慧皎傳云跋陀終在元嘉六年
 而慧觀元嘉十三年方製論變經序知慧觀
 跋陀之後曇摩多羅菩薩多羅也與佛陀斯那
 即佛大俱共諮得高勝宣行法本佛陀斯那
 化行屬實為第三訓首其序亦與遠公序皆
見於出三藏記第九
 卷若慧觀所謂富若蜜多者亦吾正宗之二
 十六祖也所謂富若羅者亦吾正宗之二十
 七祖也所謂曇摩多羅菩薩者亦吾正宗之
 二十八祖也十一所謂佛陀斯那者即菩提達磨
 同稟之佛大先者也其所謂傳此法至屬實
 轉至富若蜜多者蓋謂二十四師子祖始傳
 至于屬實而更自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展轉
 而至乎二十六祖矣其不必皆列乎師子斯

多二祖師之名者文欲略也但二書文字稍
 異或具或略與今宗門眾說小差蓋其譯有
 楚夏耳按慧皎高僧傳云佛跋陀羅受業
 於大禪師佛大先者也傳或為先
字等悞也始在屬實
 以僧智嚴所請遂與之東來初詣羅什於長
 安每與什議論相得甚善嘗謂什曰君所釋
 不出人意而致高名何邪什曰吾年老故爾
 何必能稱美談尋為秦僧以事苟排跋陀遂
 來廬山遠法師為其致書解擯因從之譯出
 禪經僧祐出三藏記傳跋陀亦曰於廬山與
 遠公譯出禪數諸經今國朝印本禪經其端
 題曰東晉三藏佛跋陀羅譯此明其與遠
 公同譯是也所謂跋陀受業於大禪師佛大
 先者佛大先本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受法之
 弟子與菩提達磨蓋同嗣之弟兄也故遠公
 序禪經曰今之所譯出自達磨多羅與佛大
 先其人西域之雋禪訓之宗寶林傳曰佛大
 先乃跋陀之弟子菩提達磨始亦學小乘禪
 觀於跋陀後與大先皆稟法於般若多羅若
 夫大小乘互為其師弟子如鳩摩羅什般頭

達多之類西域多有宣達磨等始亦稍問禪
 觀於跋陀其後跋陀却悟大法於達磨耶而
 致二書之言如是也然彼雖小法亦恐聖人
 示必有師承耳若記傳謂達磨乃觀音垂跡
 方七歲即知四韋陀典五明集慕法遂博通
 三藏九尤工定業十二又何必資學於人耶夫寶林
 傳之說與禪經誠相近但其序致似倒耳或
 寶林西僧傳之者未精乎以禪經斷之理無
 師傳其弟子之經也今跋陀傳譯達磨禪經
 而跋陀乃達磨之徒吾固以慧皎遠公之言
 為詳推此則跋陀果佛大先之弟子而達磨
 之法姪慧觀經序亦曰曇摩羅羅以是法要傳
 與婆陀羅也婆陀羅即跋陀羅也寶林傳但
稱跋陀指般若多羅現在南天
竺未見其傳法今佛跋陀傳其諸父之經
 寶林未可為據寶林未可為據今佛跋陀傳其諸父之經
 列其祖師之名氏固亦親矣不謬也寶林傳
 曰佛跋陀嘗謂遠法師云西土已有二十
 七祖而不若多羅方化于南天竺國者此其
 効也不若多羅尚在達磨未
繼世作祖故未稱之佛跋陀傳云
 跋陀既為秦僧所擯遂與其弟子慧觀等四
 十餘人俱發神智從容初無異色驗此則慧

觀序述其宗祖抑亦得之於跋陀也詳其序意則不淨觀經宜與禪經一也但未見其元本不即裁之考跋陀譯經之時方在晉安義熙七八年之間而菩提達磨來梁適在普通之初其歲數相前後不啻百年是蓋達磨壽

考出於常數而然也故梁武碑達磨曰厥壽

百五十歲續高僧傳亦如此云梁帝蓋以人事而言之

耳若其死葬而復提隻履西歸又安可以歲數而計其壽考邪吾嘗推跋陀譯經之年而達磨當是方二十七歲耳酌其演說禪經固

在其已前矣序曰西域之雋禪訓之宗者是必跋陀知其聖人與世有大因緣當襲禪祖預與遠公言之也然跋陀自亦不測之人宜其知達磨之聖人也若夫傳法衆聖其事迹始自支疆梁樓譯出爲書曰續法傳會拓跋燾毀教支疆之書遂逸其後有曇曜吉迦夜輩復綴成書其所載或全或闕更後世周武唐武宗毀教其書又亡又後世者雖復採拾各以爲書而全闕益差古今辨此雖衆援引煩雜皆不足斷不若以今禪經與慧觀之序

證之爲詳然世之所執以誣吾宗門者其最推付法藏傳耳今考其書蓋成於後魏延興之二年而佛馱跋陀所譯禪經乃出於晉安義熙七八年之間而義熙前於延興已六十

二載矣譯經在義熙七八年蓋按僧祐出三藏記跋陀傳云至廬山自夏迄冬

於南朝而付法藏傳後出於北朝毀教之後耳今獨執其一方後出補亡之書以抗其先見之全本者可爲當乎說者曰支疆梁樓先

作續法傳元有二十五相至婆舍斯多謂傳

法之人不自師子比丘即絕又曰吉弗煙與

曇曜同時別修此爲五明集蓋廣乎付法藏亦吉迦夜也亦謂有二十七世不止於師子祖而

已矣其所以闕者蓋曇曜初遇魏武毀法之

難倉卒單錄續九奔竄山澤而亡之也以今禪經

與慧觀之序所脩二十八相驗其所謂元有

之者果是而相傳不謬也其過誠由曇曜之

所致也五明集亦不復見雖有稍得之者或

別命其名目如寶林傳聖胄集之類又不列

譯人之名氏後世復不能考其實但以曇曜先綴集者輒與吉迦夜兩出其名然迦夜之書非其正本固可見矣學者不識但視其書曰師子比丘爲罽賓國王邪見因以利劍斬之頭中無血唯乳流出相付法人於此便絕

乃以爲然殊不知昔之學輩黨宗故爲此說

相蔑以起後世者不信假令其實無相付法

之人而識者直筆但不書其承法之者而人

亦自見其闕矣何必輒書其便絕耶然其言

酷且俗誠滅教之後不逞者幸其前傳亡本

因師子之事而妄爲之嗣託乎梵僧吉迦夜

之名以行然吉迦夜亦名吉弗煙諸家謂其

嘗著五明集不止乎二十四世以此驗付法

藏傳託之迦夜不其然乎縱曇曜當時不爲

亦周武毀教之後而其人輒作必矣不爾則

禪經與出三藏記皆脩而此何特無耶吾謂

其謬書可焚也即付法藏傳

傳法正宗論卷上

傳法正宗論卷上

校勘記

- 一 底本，永樂北藏本。
- 一 四〇〇頁上一行「卷上」，**磧**、**南**作「卷第三」。卷末同。**磧**、**南**均作「卷第三」的原因，參見本冊輔教篇上卷校勘記。下卷例同。
- 一 四〇〇頁上二行「宋藤州」，**磧**、**南**作「藤州」。卷下同。
- 一 四〇一頁下一八行「二十五世」，**徑**作「二十五年」。
- 一 四〇三頁中一二行夾註右「進出」，**磧**作「唯出」。
- 一 四〇三頁下五行夾註左第五字「故」，**磧**、**南**、**徑**、**清**作「故也」。
- 一 四〇五頁上一四行第一〇字「夫」，**徑**作「非」。

傳法正宗論卷下

綺十

宋藤州東山沙門釋契嵩著

第三篇

客有謂余曰我聞正宗以心傳心而已矣而子必取乎禪經何謂也曰吾取禪經以其所出祖師名數備有微旨合吾正宗廬山大師祖述正宗尤詳而慧觀之序亦然吾書乃推以為證耳吾非學禪經而專以為意也客曰祖師之名數則見之矣而廬山祖述尤詳者何謂也曰按僧祐出三藏記所錄曰廬山出修行方便禪經統序釋慧遠述及考其序求其統之意者有曰夫三業之興以禪智為宗有曰理玄數廣道隱於文則是阿難曲承音詔其經本或寫為音詔蓋後世傳寫者之誤耳余考遠公巨山集見禪經統序實云旨詔主峯善賢行願疏亦無旨詔此必圭峯按周唐沙汰已前古本經序也既言由承旨詔則則細密之謂也若云音詔則其義豈為微密耶慧觀法師不淨觀經序亦云曲奉聖旨不淨觀經即禪經也愚初未敢無改大藏國本之文此後乃取旨詔為詳請為百世之定遇非其人必藏之靈府何者心無常規其變多方數無定象待感而應是故化行天竺緘之有匠幽闡莫闢罕闕其庭從此而

觀理有行藏道不虛授良有以矣如來泥洹未久阿難傳其共行弟子末田地末田地傳舍那婆斯此三應真咸乘至願冥契于昔功在言外經所不辯必聞軌元元正希佛也希焉無差其後有優波崛弱而超悟智終世表才高應寡觸理從簡八萬法藏所存唯要五部之分始自於此因斯而推固知形運以廢興自先神用則幽步無跡妙動難尋涉麤生異可不慎乎可不察乎自茲已來感於事變懷其舊典五部之學並有其人咸懼大法將頽理深其慨遂各述讚禪經以隆其業讚禪經非經之文乃其經之法要也有曰尋條求根者眾統本運末者寡或將暨而不至或守方而未變有曰原夫聖旨非徒全其長亦所以救其短若然五部殊業存乎其人人不繼世道或隆替廢興有時則互相升降小大之目其可定乎又達節善變出處無際晦名寄跡無聞無示若斯人者復不可以名部分既非名部之所分亦不出乎其外別有宗明矣有曰今之所譯出自達磨多羅與佛大先其人西域之雋禪訓之

宗搜集經要勸發大乘有曰非夫道冠三垂智通十地孰能洞玄根於法身歸宗一於無相靜無遺照動不離寂者哉今推此數端之說豈非以阿難拘多曲承旨詔待其人而密相傳受所謂功在言外經所不辯者統吾釋迦文佛之一大教其經者律者論者其人之學是三者莫不由此而為之至也僧祐所謂統序者此其所以然也慧皎高僧傳謂佛跋陀去秦而會遠公於廬山譯出禪數諸經僧祐出三藏記傳跋陀亦曰嘗與遠公譯此禪經而遠公乃自跋陀傳其法要跋陀則受之於達磨故其序述乃如此之廣大微妙秘密者蓋發明其經主之心耳此所謂識吾正宗之詳者也大宋高僧傳論禪科曰夫法演漢庭極證之名未著風行廬阜禪那之學始萌佛馱什秦擯而來般若多晉朝而至時遠公也密傳坐法深幹玄機漸染施行依違祖述其所曰依者謂其依法要也違者謂其違教跡也驗此而遠公傳縣要於跋陀豈不果爾耶傳家所用佛馱若此二人似皆至廬山則遠公密傳者果得之於誰以僧祐

蓋故二傳所列亦不見有飛若同至之說然
 傳家所引彼書恐未端審寧公亦少思之今
 以其評經斷而遠公當傳於跋陀跋陀則得
 於達磨慧觀序明之詳然其般若多似與二
 十七祖名相近以傳記證則二十七祖未聞
 末音亦只滅在天竺若其聖人忽來忽往果
 先曾以通而來為達磨釋宗張本此在聖人
 則不可測也然則實自有一般若多或諸
 祖支派者先來露此釋旨也後或當達公之
 有以此事述論請以吾注正之

時達磨未至密傳極證之說而華人未始稍
 聞廬山雖自得之輒發則駭眾而誇生料不
 可孤起會其出經遂因而發之然其說益玄
 與其經之文或不相類其意在其經之秘要
 耳不宜專求於區區三數萬文字之間而已
 矣若其曰阿難曲承旨詔不類其經而首稱
 大迦葉者是必特欲明阿難傳佛經教之外
 而別受此之玄旨也不爾則何輒與經相反
 耶慧觀之序其大槩雖與廬山之說同而其
 經題目與始說經之人曖昧不甚辯吾不盡
 推以為篤論但善慧觀備列祖師名數與吾
 正宗類又以其曰阿難曲奉聖旨流行千載
 又曰曇摩羅以此法要傳 浮陀羅浮陀羅
 與佛陀斯那慈此旃丹無真習可師遂流此
 法至東州此似最近吾宗也然當慧觀之時

佛法入震旦已三百七十餘載矣其所傳來
 者洪經大論殆亦備矣何藉一不淨觀經而
 為之師耶其謂無真習可師正以中華未始
 真有極證秘密之法為此學教者之師軌耳
 曰何謂禪經有微旨合吾之正宗乎曰禪經
 曰佛言欲求阿鼻三摩耶元注云此是當作
見道之名也
 達磨摩那斯如暹常觀其實義以聖行刀斷
 除陰賊莫如劣夫不能報讎為彼所害乃至
 一切賢聖皆應勤修如是正觀為現法樂故
 為後世作大明故斷一切苦本故饒益眾生
 故況於凡夫空無所得而自放逸不勤修習
 其下乃解曰達磨謂世間第一法也摩那斯
 伽暹謂一經心譯者義言思惟夫禪經凡二
 卷自初及終皆華言唯此見道與世第一法
 一經心者獨用梵語祕而不譯吾意經家如
 是乃舍佛微旨特欲以秘密感悟超拔其循
 此而思惟道者耶故其次此即列佛勅曰常
 觀真實義若其所謂當以聖行刀斷除陰賊
 者按智度論云十六聖行刀其義不離三解
 脫門也然三解脫門通大小乘但以其所緣

為優劣耳大乘之三解脫門者所緣諸法實
 相小乘則異於是今此果緣真實義而使以
 聖行刀驗其所觀者誠大乘之妙微密法矣
 又其經之勝道決定分結句曰我以少慧力
 略說諸法性如其究竟義十力智境界又其
 下卷之末說偈曰方便治地行乃至究竟處
 無上法施主施是傳至今其結又曰惟彼已
 度者然後乃究竟此豈不謂其究竟處乃佛
 佛妙微密心不可以情識狀唯以此證者乃
 相應耳此其與吾正宗合者也昔涅槃經時
 諸比丘既聞其離四倒之說遂更求佛久住
 于世以為其教導如來將正其知見乃曰我
 今所有無上正法悉已付囑摩訶迦葉是迦
 葉者當為汝等作大依止猶如如來為諸眾
 生作依止處智度論曰佛將入涅槃北首卧
 時先告阿難若今現前若我過去後比丘當
 自依止法夫自依止法者謂內觀身常念一
 心智慧勤修精進云云蓋教不餘依止次謂
 以戒經為師及其所集法寶藏之事涅槃後
分然亦
 然夫涅槃所謂無上正法者乃是直指如來

所證法性已付大迦葉矣欲眾學法之者依以為其所正之處耳然資其主教法於後世非付法印使持之則何以為之主耶今其謂已付大迦葉者豈非使其以法而軌正印諸乎奉教而修證者耶又其經曰四人出世護持法者應當證知而為依止是人善解如來微密深奧藏又曰能解如來密語及能說故是豈不然哉大論先教依止法者其意與四依相近也禪經謂大迦葉相承吾佛佛滅後以此次第傳之固亦驗矣遠公曰曲承旨詔與夫所謂密語豈遠乎哉學者必以心通則其付無上正法之深旨可求也此固與其經他卷以法付于王臣四部之眾者事同而意異也又大論囑累品問曰更有何法甚深勝般若者而以般若囑累阿難而餘經囑累菩薩餘經即其論前文云法華經諸菩薩餘方等經囑累喜王諸菩薩等答曰般若波羅蜜非秘密法此豈不謂秘密法乃勝手又傳其秘密之旨必安可以教部論余奏記後盡見其微意不敢輒改已奏之文更出此實發學而法華等諸經說阿羅漢受法作佛大菩薩能受持用譬如大藥師能以毒為

藥若其論始尊大乎般若曰摩訶般若波羅蜜經諸經中第一大又曰般若波羅蜜名三世諸佛母能示一切法實相又曰諸法實相即是般若波羅蜜又曰除諸法實相餘殘一切法相盡名為魔又涅槃經曰摩訶般若成秘密藏今其於囑累手聲聞菩薩眾經之後乃特曰般若波羅蜜非秘密法是豈非龍木本字野御名承大迦葉阿難為傳法大祖而其下做此承大迦葉阿難為傳法大祖而經外又真得其實相欲席此而稍發之耶不爾何輒以大般若而為非秘密法乎吾研其能以毒為藥之喻者益見其玄旨有在此又未易以教部斷之其論又云以細微妙虛妄又古德云四教皆是權巧化物乃引經云空奉莊小兒為權此可求其以毒為藥之義也若遠公序曰阿難曲承旨詔遇非其人必藏之靈府又曰功在言外經所不辯是亦龍木之意耳曰子前謂涅槃付囑摩訶迦葉者乃傳其秘密之法與此囑累阿難不亦同矣何故涅槃之時不言耶曰阿難在弟子為次又專傳佛經論者越次顯稱阿難則不別乎經外而曲有所傳也指之迦葉乃專乎付長

而所以尊其秘密心傳之謂也雖囑之阿難當此固亦存而不言耳傳燈錄曰并勅阿難副貳傳化豈非專在乎大迦葉耶然此大經大論與夫禪經所謂佛滅後尊者大迦葉尊者阿難乃至尊者不若密多羅諸持法者以此慧燈次第傳受又與乎遠公慧觀二序曰阿難曲承旨詔藏之靈府過其人而後傳者固亦同矣今以此五者之說而驗乎寶林傳燈所謂如來將化乃命摩訶迦葉云吾以清淨法眼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正法今付於汝汝當護持并勅阿難副貳傳化無令斷絕又近世李令公導勗廣燈錄稱大迦葉謂阿難曰汝加婆未圓寂時多子塔前以正法眼藏密付於我我今傳付於汝而其本末何嘗異耶古今所謂言教之外其別傳正法者豈不灼然至是乎客曰子所推詳也且若禪經所見但三十七品四念處此皆小乘行相耳而子謂其出於菩提達磨豈其宜耶吾甚疑之何如曰夫三十七品四念處者固通乎大小乘子且善聽按智度論曰佛說四念

處乃至八聖道分是摩訶行三藏中亦不說三十七品獨是小乘法又曰六波羅蜜三十七道法中生過去未來現在十方諸佛是故須菩提菩薩欲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世界成就衆生當學六波羅蜜三十七道法又曰佛告須菩提菩薩摩訶薩如是學爲學六波羅蜜爲學四念處如是學爲學盡諸學道如是學爲學佛所行處如是學爲學開甘露門如是學爲示無爲性須菩提下方之人不能作是學佛意其如此也孰謂三十七品四念處唯是小乘行相乎今菩提達磨方以大菩薩僧傳法爲祖演禪經行其大乘之法正其宜矣又何疑哉借令四念處唯是小乘之道而其論又曰須菩提菩薩如是學一切法中得清淨所謂聲聞辟支佛心又曰菩薩如是爲了知一切衆生心所趣向又曰三十七品是聲聞辟支佛涅槃道佛勸菩薩應行是道如此則菩薩亦得以聲聞法而進人明矣今禪經演之豈不奉佛意耶爲而不可也況其未果以小乘而待人乎夫禪經乃達磨

祖師初以方便教化乎三乘之修行者欲因其淺而導之深耳其經云如來境界不可思議此之例是也遠公序曰撮諸經要勸發大乘詳矣曰若爾則禪經首列手傳法諸祖豈古諸祖亦傳乎經教耶曰是也古之傳法所以證其行教也而以教入道者必以祖師所傳爲之印正矣禪源詮謂傳法諸祖初以三藏教乘兼行後之祖師觀機乃特顯宗破執益更單傳其心印也客曰吾又聞般若多羅唯以大法藥付之達磨令其直接上機乃在手經教之外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成究竟覺未聞其復循大小乘行相以爲其說乎曰然般若達磨之付受者此誠佛祖之正傳者也然學者亦當更求先聖囑累之本末究其行化機宜之意也不應白執其一時之言而相發難夫以大法藥直接上機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成究竟覺者此蓋般若多羅初誠達磨宜遊方觀機以行其正傳之法耳意謂須其滅度後般若多羅滅度之後也更六十七年震旦國始有上機者與達磨緣會其時乃當施大法藥

直接此機之人也今禪經自達磨未入中華百餘載已前方在西域以其正傳之時未至上機者少且順彼人機方便傍大小乘而義說之耳寶林傳亦云達磨先在南天竺以大乘佛法化道若干人此亦達磨且行其前所謂菩薩爲盡諸學道爲了知一切衆生心所趣向者也而祖師之道非止乎是而已矣若其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而接上機者禪經亦但蘊之而未始發及其時適至達磨乃豁然東來乘震旦有大乘氣所謂其正傳者遂大振於震旦之世矣學者淺悟徒見其在文字談說三乘止觀即謂非菩提達磨之言何其易也若禪經其勝決定分結句云我以少慧力略說諸法性如其究竟義十力智境界此蓋祖師自謙意謂今經乃我聊略說此法性耳若其究竟之理則佛之境界秘密微妙非文字義說可宣必密傳妙證可以至矣又其經之末說偈曰方便治地行乃至究竟處最上法施主施是傳至今其結句又曰惟彼已度者然彼乃究竟其曰方便治地行者乃其且以義而演禪經之謂也其

曰乃至究竟處者蓋其正傳大法直接上機之謂也其曰最上法施主施是傳至今者乃達磨自謂其承佛所傳而迄至于今也其曰唯彼已度者然後乃究竟者蓋謂此法秘密無言無示難信難到唯是以此已證之者然後乃知其所以為究竟也如此其意豈非經之外而自有旨哉豈非不假文字而待人直以心證乎洎乎遠公承達磨之徒而密傳之乃序禪經曰阿難曲承旨詔遇非其人必藏之靈府又曰功在言外經所不辯又曰若斯人也無聞無示別有宗明矣如此而遠公所得亦何嘗在乎經教語言文字之間耶嗚呼末學寡識安知古德先傳此禪經乃達磨正統之張本也得以為吾宗衰微之明證乎曰他宗之師亦有名乎達磨多羅者今予謂達磨多羅即禪宗之菩提達磨何以為之正耶曰吾前論以禪經二十八祖數證之已詳又遠公序曰達磨多羅西域之雋禪訓之宗此非吾祖師誰歟他宗之同名者安得輒預此耶然其發揮禪經者乃跋陀三藏與廬山大

師而慧觀亦預焉此三人者皆謂其具大乘圓頓之意其言豈繆乎若遠公者乃古今天下所謂安遠者也吾佛教大盛於中國蓋自此二公之始尤大法師也吾嘗謂遠公識最高量最遠其為釋子有文有質儀形僧寶而其風烈卓然乃為儒之聖賢百世景伏在古今高僧遠公絕出是蓋不可測之人也跋陀尊者該通三藏尤彊記在西域謂博極其內外經書號為異僧僧肇乃尊曰大乘禪師慧觀其義學才俊當時與生塵融融等夷亦古有名之法師也而其三人者如此皆專夫禪要而達磨之道恐亦至矣吾又聞智度論曰禪最大如王言禪則一切皆攝佛菩薩諸三昧及佛得道捨壽如是等種種勝妙功德皆在禪中而他卷又謂此義曰解脫禪三昧皆名為定定名為心其所謂心者乃諸禪祖之所傳者也古者謂禪門為宗門此亦龍木祖師之意耳亦謂吾宗門乃釋迦文一佛教之大宗正趣矣但其所謂宗門之意義者散在衆經隱覆古今未始章章見于天下也吾早

日嘗考此斷自如來付法入滅而來所見於大藏之間者適且以遠公統序與禪經智度論涅槃經四者之說推其奧旨而驗覈之然斯佛法大事豈余下士而輒以臆裁幸且發手前世賢聖之所蘊耳識者以謂何如若遠公曰夫三業之興以禪智為宗是豈非謂禪為經律論三學者之所宗乎又曰每慨此大教東流禪數尤寡三業無統斯道殆廢是豈非謂戒定慧必統於禪要乎又曰達磨善變出處無際晦名寄跡無聞無示若斯人者不可以名部分既非名部之所分亦不出乎其外別有宗明矣是豈非謂聖乃達磨變而通之統以密證妙用別為衆部之宗乎又曰八萬法藏所存唯要豈非謂雖佛八萬四千法聚莫不以此密傳極證為之真要乎又曰尋條求根者衆統本運末者寡或將暨而未至或守方而未變豈非謂其先末而後本惡夫學者之倒錯執方而不知圓變乎又曰原夫聖旨非徒全其長亦所以救其短是豈非謂佛之聖旨不唯全其妙本之優長亦乃

極救其徇末者之闕短乎又曰此三應真咸冥契于昔功在言外經所不辯是豈非謂迦葉阿難與拘多者却以迦葉拘多而釋乎三應真者廣其真契之意耳曲奉默傳皆契合手吾佛昔之妙微密心而超然出手經教之外耶禪經摩那斯伽邏一經心秘而不譯者其下曰乃至一切賢聖皆應勤修如是正觀是豈非謂大凡其人預吾教者盡當務此秘密極證乃為之正見乎涅槃曰我今所有無上正法悉以付囑摩訶迦葉是迦葉能為汝等作大依止是豈非謂而今而後皆可依止乎迦葉無上妙微密法而為之正乎又曰四人出世護持法者應當證知而為依止是四人即名如來何以故能解如來密語及能說故是豈非謂代代四依之人出世者乃據是妙心密語以為後之明證乎若智度論曰般若波羅蜜非秘密法者其旨亦驗在禪中矣適且略之不復解也校此則大聖人遺意豈不果以妙微密清淨禪為其教之大宗也欲世世三學之者資之以為其入道之印驗標正耶古者命吾禪門謂之

宗門而尊於教迹之外殊是也然此禪要既是吾一佛教之宗則其傳法要者三十三祖自大迦葉至于曹溪乃皆一釋教之祖也而淺識者妄分達磨曹溪獨為禪門之祖不亦甚謬乎夫道固無外法與文字未始異也孰為表裏但且略其言方語本十二部之云云者直截以全心性人蓋提本以正其迹示親以別其疎也使其即茲極證不復弊其毫髮迂曲矣然此未易以口舌辯未可以智解到猶圓覺曰但諸聲聞所圓境界身心語言悉皆斷滅終不能至彼之親證所現涅槃豈不然哉昔馬鳴曰離念境界唯證相應故龍樹曰不可說者是實義可說者皆是名字斯亦二祖師尊其心證之親密以別其循迹而情解者也欲人執此而為之正矣隋智者稱如來嘗命諸弟子使各述其昔為維摩詰所訶之言而佛乃默印正之然此固與淨名默印手三十二大士之聖說法者同也按是則大聖人果以其正宗默證微密遺後世為其標正印驗者固亦已見於佛之當時矣學者亦

可尊而信之也嗚呼今吾輩比丘其所修戒定慧者孰不預釋迦文之教耶其所學經律論者孰不預夫八萬四千之法藏乎乃各私師習而黨其所學不顧法要不審求其大宗正趣反忽乎達磨祖師之所傳者謂不如吾師之道也是不唯違叛佛意亦乃自昧其道本可歎也夫若今禪者之所示或語或默或動用皆先佛之妙用也但不可輒見雖其本源有在吾省煩不復發之然此妙用恐聖意獨遺屬吾密傳之宗乃得發明耳何則以其相宜故也不然奚自達磨祖師已來而其風大振耶經曰正言似反誰其信者昔龍樹祖師大論所現曰持戒皮禪定肉智慧骨微妙善心髓夫微妙心者亦其承佛而密傳者也及達磨祖師品其弟子所證之淺深乃特引之曰汝得吾皮得吾肉得吾骨汝得吾髓於此而佛之心印益効也其不言戒定慧妙心與其義者此故略之而存其微旨耳其後垂百年隋之智者顛禪師因其申經乃更以義而分辯此四者之說至乎微妙善心髓謂是

諸佛行處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不一不二微
妙中道也然而龍樹達磨其道及智者論之
而益尊且辯矣斯心微密真所謂不可思議
也非言非默識識所不及也智知所不到也
吾少嘗傳聞於先善知識謂道有云四大本
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言語道
斷心行處滅而達磨曰汝得吾骨及二祖拜
已歸位而立乃曰汝得吾髓旨乎其尤極矣
祖師之言也茲所以為懸學之宗也唐僧神
清譏禪者輒曰其傳法賢聖間以聲聞如大
迦葉雖即回心尚為小智豈能傳佛心印乎
清何其不思耶涅槃曰我今所有無上正法
悉已付囑摩訶迦葉如清之言則大聖人乃
妄付其法耳此吾記內拒之已詳不復多云
驗神清淺謬不及智者之藩籬遠矣世稱神
清善學豈然學所以求大道路所以通天下
及其迷學而蔽道迷路而忘返夫學與路亦
為患矣故至人不貴多學不欲多岐也而後
學之者愚陋或妄評乎達磨祖師所謂得吾
髓者何其瀆亂夫智者之說耶

第四篇

客曰教既載道何必外教而傳道耶又聞夫
圓頓教者教與證一也今乃教道相異豈為
圓乎哉曰子未心通宜善聽之古所謂教證
一者蓋以文字之性亦有空分與正理貫耳
非謂黃卷赤軸間言聲字色摠然之有狀者
直與實相無相一也若夫十二部之教乃大
聖人權巧應機垂跡而張本且假世名字語
言發理以待人悟耳然理妙無所教雖說及
而語終不極其所謂教外別傳者非果別於
佛教也正其教迹所不到者也猶大論曰言
似言及而玄旨幽邃尋之雖深而失之愈遠
其此謂也昔隋之智者顛公最為知教者也
豈不曰佛法至理不可以言宣宜存言方語
本十二部乎按智度論曰諸佛斷法愛不立
經書亦不莊嚴語言如此則大聖人其意何
嘗必在於教乎經曰我坐道場時不得一法
實空奉誑小兒以度於一切是豈非大聖人
以教為權而不必專之乎又經云修多羅教
如標月指若復見月了知所標畢竟非月是

豈使人執其教迹耶又經曰始從鹿野苑終
至跋提河中間五十年未曾說一字斯固其
教外之謂也然此極且奧密雖載於經亦但
說耳聖人驗此故命以心相傳而禪者所謂
教外別傳乃此也當是可謂教證一乎非耶
圓哉非圓歟曰夫十二部者皆佛實語豈盡
權而果可外乎曰汝悟乃自知之也曰若古
之禪德者有盡措經像而不復務之何謂也
曰此但毀相泯心者亦猶經曰唯除煩覺人
并法不隨順吾前所謂初諸祖師亦兼經教
而行之者佛子自宜以此兩端量力而處之
可也若祖師以正宗而入震旦與乎義學之
者息其爭鋒競銳之心者有之矣與乎學者
直指其心而免其章句之勞者有之矣與夫
學者他悟而正驗其是否者有之矣與其專
以正宗而得法喜者五百餘載其人固不可
勝數也而如來遺後世標正印驗其微旨不
亦効乎祖師德被於世其亦至矣然正宗至
微至密必得真道眼乃見苟以意解而強辯
雖益辯益差也吾無如之何龍樹論曰若分

別德想即是魔羅網不動不依止是則為法印待子潔清其分別戲論之心始可信吾教外所傳乃真佛法印也曰既謂教外別傳別與教不相關也而子必引涅槃之言為據豈其宜耶曰然其意雖教外別傳而其事必教內所指非指自佛教之內則何表乎佛於教外而別有所傳者耶故如來示其事於垂終之言亦謂其妙心吾已嘗傳之矣孰謂不與教相關耶而吾引涅槃不亦然乎遠公曰既非名部之所分亦不出乎其外別有宗明矣此言可思也曰子謂必世世傳受心印永以為標正印驗何古之相承者至乎曹溪而其祖遂絕耶曰祖豈果絕乎但正宗入震旦至曹溪歷年已久其人習知此法其機緣純熟者衆正宗得以而普傳雖其枝派益分而累累相承亦各為其祖以法而適相標正印驗何嘗闕然亦猶世俗百氏得姓各為其家而子孫相承繼為祖稱則未始無也但此承法雖有支祖而不知其正祖之盛也曰吾以教而亦能見道何必爾宗所傳乃以為至于曰

子必以教而見道是見說也非見道也夫真見道者所謂窮理者也窮則能變變則能通善為變通乃為見道也夫變而通之者其始發於吾之正宗耳佛子苟能變通即預乎吾宗矣何謂何必爾宗乃為至耶況子輩未始知變豈為見道乎遠公曰或將暨而不至或守方而未變蓋子之謂乎若其世世之帝王公侯卿士大夫儒者之聖賢服膺而推教此宗門者不可殫紀其略如吾宋之太宗真宗皆閱意最深而章聖皇帝為之修心詩曰初祖安禪在少林不傳經教但傳心後人若悟真如性密印由來妙理深迄于今也而上留神益專以此為偈為頌方布滿天下又益為祖師傳法授衣之圖以正其宗祖者也唐書劉昫唐書也達磨本以護國出家入南海得禪宗妙法自釋迦文佛相傳有衣鉢為記以世相傳受裴相國休為唐之圭峯傳法碑曰釋迦如來最後以法眼付大迦葉令祖祖相傳別行於世非私於迦葉而外人天聲聞菩薩也自迦葉至于達磨凡二十八祖達磨傳之

又至于能為六祖矣昔李華吏部嘗習知乎天台止觀及湛然禪師與諸僧命李為左溪朗師之碑而其文首引菩提達磨謂二十九世相承大迦葉傳佛法未聞有非之者而隋之智者顛公亦嘗引此禪經四隨之義以證其教之四悉檀者若智者特能區別四教乃不世之大法師也苟曇摩多羅其道不至其人非祖彼豈肯推其言而為據乎永嘉大師玄覺本學天台三觀義解精修其殆異僧也其學三觀所證見天台四教儀及永嘉集及其著證道歌乃曰明明佛勅曹溪是清涼國師澄觀大法師也其嘗謂曰果海離念而心傳圭峯乃釋之曰此即達磨以心傳心不立文字之意也禪源詮祖圖云觀公嘗參問大禪德曰浮盃或曰又學于五臺亡名禪師者故其言乃爾也維揚法慎大律師也亦曰天台止觀包一切經義東山法門是一切佛乘色空兩忘慧定雙照不可得而稱也苟吾正宗其道不大至而我朝之三大聖人豈肯從事如是之盛耶自昔預其從者若牛頭融祖若安公秀公一行

大師嵩山珪公若南陽國師江西大寂如此諸公不可勝數皆道風天下德貫神明雖萬乘拜伏師敬而不自喜巍巍乎柱礎佛氏萬世光賁大教是亦可以卜其法之如何耳而縱其道極玄彼學者不能見之胡不稍思今至聖天子與夫隋唐諸大義學之師其所為者以自警乎初宣律師以達磨預之習禪高僧而降之已甚復不列其承法師宗者豈嘗患其不公而吾宗贊寧僧錄繼宣為傳其評三教乃曰心教義加謂三乘經律論為顯教謂瑜伽五部曼荼羅法為密教謂禪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為心教也故其論習禪科尤尊乎達磨之宗曰如此修證是最上乘禪也又曰禪之為物也其大矣哉諸佛得之昇等妙率由速疾之門無過此也及考寧所撰薦峯聖賢錄者雖論傳法宗祖蓋亦傍乎實林付法藏二傳矣非有異聞也然其所斷浮泛是非不明終不能深推大經大論而驗實佛意使後世學者益以相疑是亦二古之短也方今宗門雖衰師表者混濫鮮得其人而彼學之者有識自當尊奉先佛聖意宜幸其

衰乘其無人不顧其大宗大祖而瀆亂乎法門事體是可謂有識乎世書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是亦不忘其聖人之道者也彼學之者亦少宜思之始達磨道顯於魏而梁之武帝遺魏書曰共賴觀音分化又曰聖胄大師慧遠法師序其禪經曰非夫道冠三乘智通十地孰能洞玄根於法身歸宗一於無相如此則達磨果聖人也以梁武之尊遠公之賢聖其所稱之亦可信矣吾見其輒以達磨而為戲者何其不知量也若達磨出於如來之後世而乃稱禪經者蓋其採衆經始欲以佛言為量以發後人之信心耳故遠公序曰撮諸經要勸發大乘此其證矣

傳法正宗論卷下

傳法正宗論卷下

校勘記

- 一 底本，永樂北藏本。
- 一 四〇七頁上一行「卷下」，碩、南作「卷第四」。卷末同。
- 一 四〇七頁上一四行夾註右「音詔」，經作「音詔」。
- 一 四〇八頁上一八行第一〇字「傳」，碩、南、經、清作「傳與」。
- 一 四〇九頁上一七行夾註左「龍木」，南、經作「龍本」。
- 一 四〇九頁上一八行夾註左第三字「蓋」，碩作「益」。
- 一 四〇九頁中七行「龍木」，經作「龍本」。一五行同。
- 一 四一〇頁下八行第六字「亦」，經作「一」。
- 一 四一〇頁下一六行「必密」，碩作「秘密」。
- 一 四一〇頁下一九行第一〇字「彼」，碩作「後」。

- 一 四一三頁上五行第一三字「育」，
[破]作「欲」。
- 一 四一三頁中一二行第一六字「愈」，
[破]、[南]作「逾」。
- 一 四一三頁下三行第九字「且」，
[徑]作「此」。
- 一 四一四頁上八行第三字「亦」，
[破]作「耶」。
- 一 四一四頁上一七行第一三字「各」，
[破]作「名」。
- 一 四一四頁中三行第二字「爲」，
[破]、[南]作「其」。
- 一 四一四頁下一四行首字「詮」，
[破]作「論」。